

# 他被鲁迅写在日记里，监狱三进三出，蒋令他闭嘴，他却在台湾建了另一个“北大”，抗日50年

1946这个年份，将台静农88岁的一生，整齐地划为两半。

前半生大陆，他是鲁迅的弟子，汪洋般的激情、直白的呐喊、关注现实，以致于在监狱里三进三出，犹不悔。

后半生在台湾，44年里全都戛然而止，再无声音，有人说他是胆怯的文人，有人说他韬光养晦。

无论是前半生的激情还是后半生的沉默，

这个安徽叶集的文化名人都在付出一生的努力去探寻自己的价值，实现内心的目标。

而这一切，都像是一个奇迹一样。

从新世纪再回首这个人，俨然成为台湾的文化巨人，因为他确实像一个奇迹。

被遗忘的民国文化人

香港作家刘以鬯曾说：“……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44岁之前在大陆的台静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乡土文学家”，他在20年代完成了《地之子》、《建塔者》等小说，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者”。

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

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邱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清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

未名社存在时间约有七年半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

甚至来说，这个文化社团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力量。

台静农还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

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著《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他还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

1932年12月9日的鲁迅日记有“为静农写一横幅”的记录。

同年12月13日，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讲道：“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这一年台静农30岁，已是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了。

早在1927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第二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建塔者》。

正是这两本小说集，让他在大陆现代文学有了一席之地，至今，还在被阅读、研讨。

前半生大陆狂生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身为大学教授的台静农不仅丢掉饭碗，而且难以在北平容身。

舒芜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国民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有可能获奖。

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

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在大陆的日子，不仅仅是被捕，还有颠簸流离的生活，对于现实的不满，对黑暗的控诉，因为总是站在进步的前端，又总是暴脾气，不免让生活中充满不安定的因素。

1935年8月，他南赴厦门大学，在临行之际，他大碗喝酒，盛赞老师沈尹默的书法，毫无沮丧之情。

据说当天从日中喝到下午，面对前来送行的启功，他笑着说“麻醉啊！”

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入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

他先是到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在川八年，对现实批判的文章也成为台静农的狂生的证明。

1943年，重庆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顾颉刚撰写铭文。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拍案痛斥。

他在发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暗。”

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便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

正是对国民党政府充满反感，所以在学生反对政府的运动中，身为国文系主任的台静农站在学生的一边，遭到国民党的诘难，台静农愤而辞职，以示不满。

蒋介石对这样的人物，恨得咬牙，却不敢动手，因为蒋介石背地里是军阀，明面上确实尊重文化人的做派。

于是，台静农只能面对一次又一次被捕，一次又一次进监狱的事实。

台静农不怕死，可是蒋介石就是不杀他。

改变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

因为屡次被解雇，在台湾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赴台任教。

当时台静农一家十余口，全指望其薪水度日，在这种情形下，台静农于1946年带着家眷离开大陆，浮海而东，任台大中文系教授。

这一次，只为饥饿，台静农离开大陆，却最终也没有回来。

刚到台湾的台静农还是未改“狂生”之气，时不时的呐喊，和当初在大陆一个样。

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好友许寿裳是他的战友，两人坚持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五四运动，在台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传播，必然矫枉过正，于是变成激进。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剩下的只有台静农一个人，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大家子的人，以及和好友许寿裳的共同理想。

何去何从，如何出处，这成了台静农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台静农可算是临危受命：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

按照正常来说，好友死亡，又遭任命，台静农本该以死相搏。但台静农没有，台静农之所以肯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

另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

事实上，对于从大陆而来的文化学者来说，和政府无关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要改变受到统治台湾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

按照他选择抗战的日子，他的抗战人生大概有着五十多年了

这件事情任重而道远，对于同从大陆而来好友的死去，台静农面临着一个选择，究竟是选择继续做一个控诉黑暗而被杀的狂生，还是韬光养晦的改变台湾被日本文化影响的老师。

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台静农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很多年之后，他自己描述那一段历史时说：“从那时起，台静农就从文坛中销声匿迹。他的沉默，是一个谜。”

后半生台湾中文师尊

在宝岛生活的日子里，除了谈近代人物外，台静农从不愿“遥想当年”。

当年使未名社三成员丧生的“新式炸弹案”以及他接二连三所受的牢狱之灾，还有鲁迅对他的厚爱，他好似“忘得一干二净”，从不向人提及。

之后，44岁的他就此投身教育，兼修书法，“汪洋般的激情、直白的呐喊、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前进姿态”，在之后的44年里全都“戛然而止”。

1972年台静农的学生蒋勋赴欧洲读书时，在鲁迅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他这才知道，“原来台先生也写过小说”。

他不禁问道：“台先生早年锐利的文学创作，为何在盛年突然中断？这其中，埋藏了怎样沉痛的信息？”

台静农从未作答。

只是，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浮出一丝血色。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因宣传鲁迅和“五四”运动，引起当局怨恨。

1948年2月19日，他在夜间被破门而入的歹徒砍死。

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同年7月3日，他在苏州投水自尽。

中文系主任下一位继任者台静农，对自己的过去“似乎忘得一干二净”。

他从不向人提及“曾师事鲁迅，鲁迅亦视之为挚友”，也从不向人提及，“在二三十年代，他曾三次入狱，皆因对现实的尖锐批评”。

这个曾经“激进的热血青年”，成了在学生眼中“平易、宽厚、温和的”台先生：

他在台大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任何人进去都不必喊报告；晚会上，台静农与学生做集体游戏“母鸭带小鸭”，“抬手扬脚间极为认真”。

被学生们不断怀念的台先生，是台大中文系“自由、开放、宽松、包容”学风的缔造者。

一位教员曾这样热情洋溢地赞道：“他的中文系，是一个大平

等，是一个大庄严！是一个庄严的平等，是一个平等的庄严！更是一个和谐的秩序，是一个秩序的和谐！”

有人说：这是一个新的“北大”。

因为当年的蔡元培在北大提倡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大概就是台静农隐忍下的结果吧。

不被大陆所知的台湾书法家

在大陆，关注社会的发展，以写作表达对现实认知的台静农，眼睛里的书法是修身养性的“小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写一本书帖写完过”，不免是谦辞，但也说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

心态的转变，趣味的转移，是在台湾。

1946年，内战正酣，1948年，同事许寿裳在台北家中被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的政治局势复杂而紧张，台静农不知所措。

他在《静农书艺集》的自序中平淡地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遣，但不愿人知。”

书法中的台静农依然迷人。他的文心没有死去，而是在书法中复活。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

“日暮更移舟望江国渺何处，明朝又寒食见梅子忽相思”，“岂无种秫田不了公家事，试看随阳柳各有稻粱谋”，“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等等，是台静农心事的陈述。

诗言志，书法何尝不能言志，台静农以隶书、楷书、行草书，书写含义深挚的联语，坦陈自己的心扉。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成竹在胸。

封存了意气风发的笔，紧紧握住了临帖作字的笔，结果是，密切观察现实、深刻思考社会的作家淡隐了，取而代之的是宣讲《楚辞》的学问家和沉稳内敛的书法家。

一个文化人的两种人生，被历史改变了轨迹和方向，却改不了一个人的内心。

前半生是大陆抨击现实的狂生，后半生在台湾循循善诱的师尊，但是两种人生都在探寻的同一个主题：人存在的价值。

他找到了，也无悔了。

## 旧上海三大黑帮老大不同结局：张啸林被保镖枪杀

当时的上海滩，黑老大杜月笙妇孺皆知，而另有俩人也是恶名远扬，他们就是黄金荣和张啸林，俩人和杜一起被人们称为旧上海“三大亨”，恶有恶报，随着世事变迁，“三大亨”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 张啸林：被保镖枪杀

1937年11月初，上海全面沦陷。张啸林公开投敌，残害同胞，变成了小日本的走狗。蒋介石见状指示他手下的十三太保之军统局长戴笠予以制裁。戴笠于是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与行动组长陈默决定收买张的保镖林怀部。

林怀部是山东人，当时才25岁，但枪法超群，百步穿杨之功，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陈默给林怀部灌输民族大义并给了他5万块银元，林便就范，决定枪杀张啸林。

1940年8月14日下午1时许，张啸林正在二楼客厅与锡箔局局长吴建臣谈生意，突然听到下面吵骂不休，扰乱了他与客人的谈话，于是

张啸林忍不住站起身来，跨步窗前厉声喝问“吵什么？”

其实，这正是林怀部要下手为了引蛇出洞专门找借口和楼下的司机发生了争吵。说时迟那时快，林怀部迅速拔枪对着张啸林一甩手，砰然枪响，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 黄金荣：重新做人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好朋友，1949年4月26日，杜月笙来到黄家辞行，劝黄金荣也去香港。客死他乡谁也不愿意，更重要的是黄金荣的财产有大部分是搬不走的不动产，如大世界游乐场、自诩为“皇家花园”的黄家花园等，中共方面则通过章士钊的夫人和潘汉年来信：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他如能真诚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一定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他。

黄金荣最终决定改恶从善，留在上海，并训诫徒弟徒孙收敛行迹，给自己留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常去大世界门前打扫卫生，以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并口授一篇悔过书《黄金荣自白书》在报纸发表，成了沪上一大新闻。

虽然与以前相比落差太大，但黄金荣的晚年生活还算安稳，可媳妇李志清卷了一大笔款资去了香港，让这位曾经的黑老大心情很不舒畅。

### 杜月笙：活活吓死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让蒋介石给他个上海市市长的职位过过瘾，对他早有看法的蒋介石岂可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使上海成为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王国？于是决定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蒋对内明确表示对黑帮一录取缔。

三大战役结束后，看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杜月笙开始谋虑去他。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感觉和共产党作对20余年，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以及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留下能有好果子吃吗？而跟蒋介石

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

经过深思熟虑，杜月笙选择了有“自由港”称号的香港。于是他便开始为出走香港做准备，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去香港买下了坚尼地台18号的一处小洋房。

而蒋介石一心想带杜月笙去台湾，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讲：“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岌岌可危。在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仍念念不忘杜月笙，电令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毛森等，力劝杜月笙去台。而这时杜月笙已经决定去香港，便虚与委蛇，暗中准备赴港。

4月27日，杜月笙恋恋不舍离开了他一度称雄的上海滩，经6天海上颠簸，船抵香港。

到香港后，杜月笙的地位一落千丈，又不能像上海一样大把大把地挣钱，日子过的很不好，心情也很差，整天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

报纸，再或是向小老婆孟小冬学唱京剧（孟小冬，我国京剧演员，和梅兰芳离婚后，嫁给了她20多岁的杜月笙，是典型的老夫少妻）。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仍然对这位大亨念念不忘，派出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杜均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游说不成，蒋便恼羞成怒，采取“神经战”恐吓他。而正是蒋介石这种“恐吓”的战术，竟把这位称雄上海滩几十年的霸主给活活吓死了。

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说，中国共产党正准备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涉，打算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特工已经潜入香港，如交涉不成时，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笙信以为真，极度恐惧，寝食不安，终积忧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当年7月，他中风偏瘫却拒绝治疗，8月16日下午，这位曾称雄于上海滩的大亨在极度恐惧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